

风物咏

雪中再识岁寒三友

蔡华先

从我家的窗向外看,窗外是一片挺拔繁茂的竹子。一夜大雪纷飞,早晨起来,站在窗前,看到的是一片雪中竹。

推开窗,雪还在下,风还在刮。雪中竹挺拔着身姿,执着坚定地屹立着,显得更加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竹枝随风摇曳,不时抖落竹叶上的片片雪花。竹林中,藏着避风的小鸟,一阵鸟鸣,从竹林中传来。

雪中竹,好美的冬日风景。我情不自禁想起了一首诗:弄月吟风一万竿,翠云缭乱拂青鸾。岁寒别有精神在,宜凭阑干雪里看。

自古以来,竹子在中国文人墨客心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它富有气节,坚韧挺拔,不惧严寒酷暑,是君子的化身,是岁寒三友之一。雪中的竹子,有着别样的魅力。明代文人高濂在《山窗听雪敲竹》里说:“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

雪中的竹子,虽然竹枝会被大雪压弯,但它力求上进显挺拔身姿。

其实,何止是我窗前的这一片竹子,雪中的岁寒三友,哪一个不是美到极致?

松茂而文,竹瘦而寿,梅寒而秀。严冬季节,花凋叶落,万物冬眠,唯松、竹经冬不凋,梅亦凌寒开花,遂有“岁寒三友”之称。一个韧,一个坚,一个傲,各有风骨,向来为文人雅士偏爱,高风亮节可作诗,千姿百态能入画,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化身。

松,性直,一年四季默默生长,风来了迎风,雪来了撑雪,枝干遒劲,松针常绿,总是那么坚毅。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由此开启了中国人对松柏的赞颂。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人们爱其挺拔不屈,爱其四季常青,即使在数九寒冬,也傲然挺立在风雪中。

雪中的松,更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甚至可以成为送别的礼物。唐代边塞岑参的《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托物言志,以青青松树枝赠别友人:雪中何以赠君别?唯有青青松树枝。以青青松树枝送别,意在赞美戍边将士在奇寒的艰苦环境下,坚守边塞,保国安民,坚贞之品格如岁寒不凋的青松。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草木本无意,但在古人眼中,梅花经霜傲雪、凌寒吐艳,展示出不屈的个性,正契合对理想君子品格的要求。传说唐代的孟浩然曾经在风雪之夜,骑着毛驴,踏雪寻梅。当时有人送他一首打油诗:数九寒天雪花飘,大雪纷飞似鹅毛。浩然不辞风霜苦,踏雪寻梅乐逍遥。明代于谦写过一首诗《题孟浩然踏雪寻梅》:满头风雪路欹斜,杖屦行寻卖酒家。万里溪山同一色,不知何处是梅花。

踏雪寻梅,一个“寻”字,道出了古往今来多少人的精神向往,在他们眼中,松坚、竹韧、梅傲,各有风骨,可赏、可吟、可画、可品、可学。

人生在世,亦当学松的坚毅、竹的挺拔、梅的高洁;人生,也当如岁寒三友,遇逆境不轻言放弃,学翠竹到老虚心留劲节,敬苍松久经风雨不知寒,品寒梅凌霜傲雪留清香。

踏雪随想

林春山

夜幕落下,霓虹初上,雪夜静谧,夜景唯美。小城里五彩炫目的霓虹灯像极了璀璨的星河,静静地流淌在人们的心中,温馨而又浪漫。洁白的雪花如透明一般,飘飘洒洒轻轻落下,生怕惊醒了小城的梦。霓虹灯高挂,轻轻接住雪花的温情,给街道投下了一片朦胧。

踏雪而行,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只有一条窄窄的上山小路,周围是清瘦的农田,飘雪的季节更见荒凉。偶尔乱窜的兔子,惊起成群结队的鸟儿,它们也在到处寻觅食物。在这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雪。那些大雪封山的日子,西北风呼啸着,大雪铺天盖地,最深处齐腰深。风吹雪舞,数步之内不见人面。有一次,由于腹中空乏,衣着单薄,连饿带冻,差点被雪吞没……

街道上踏雪的人不多,三三两两,有独行的,慢慢悠悠;有牵手的,小心谨慎;有走走停停、玩雪滑行的。霓虹灯下,雪花飘飘摇摇在半空中玩耍,走走停停,不疾不徐,好像在与行人捉迷藏。忽然,不知从哪里涌来一大波雪花,密密麻麻地倒扣下来,瞬间遮住了霓虹灯,一股脑儿地落到了地上,落到了行人身上。此刻,除了霓虹灯能给人们做个参照物外,到处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雪雾中。

雪舞苍穹,霓虹映雪。这夜的雪,雪的夜啊,让我梦回童年,让我思绪纷飞。这世界上除了雪,还有什么能让我如此怀念呢?

“真的好想你……”一阵缠绵的手机铃响起,在这寂静的雪夜里显得如此温暖。我摸出手机按下接听键,原来是朋友约我出去玩雪。我告诉朋友早就出来了,对方并没有感到惊奇,他知道我是雪痴,这样美妙的雪夜是断然不会错过的。我告诉他所处的位置,他吃惊地喊了一声:“你也在这里啊!”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他的声音,不是从手机里传来的。我借着朦胧的霓虹灯光,透过雪雾寻找着,终于看到他了,还带着孩子,好有兴致!

三人结伴同行,孩子兴奋得一会儿趴在街边的雪堆上吻着雪,一会儿又扬着小手接住飘下来的雪花。我们一起走着、玩着、笑着,脚下传来“咯吱咯吱”的踏雪声,在这静谧的夜里显得那么清晰、那么有磁性,又是那么空旷。雪还在继续舞蹈,霓虹灯依然闪耀,两代人的童年交织在一起,感受到的却是不同往昔的雪趣。

烟台的雪

孙小小

烟台是个多雪的地方。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冬天。一到冬天,烟台总会下几场大雪,白茫茫的一片,盖住了地里零散的玉米秸秆,盖住了宽宽窄窄的小路,也盖住了屋子上或红或黑的瓦片和高高矮矮的烟囱。这时候,最开心的便是孩子们了。穿着厚厚的靴子,吱呀吱呀地踩在软绵绵的雪地上,足以让孩子心情愉悦,更不用说叫上三五好友,在村头的空地上打雪仗了。一个个雪球飞来飞去,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欢呼声、脚步声,充盈在天地间,那一刻,快乐的时光仿佛定格。

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家里小小的院子里,堆一个大大的雪人。其实,堆雪人有不少讲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等太阳出来,把雪晒实,这样堆出来的雪人才不容易融化。小小的我却根本不管这些,经常冒着大雪,在院子里跑动,拿着小铲子一点一点地堆。大人拽不住执拗的我,只好给我穿上厚厚的衣服,任我在风雪里玩闹。这时候,平日里积攒的纽扣、钻石,甚至做菜剩下的白菜帮子、萝卜头,可就全都派上了用场。漂亮的纽扣做眼睛,闪闪的钻石做嘴巴,大大的白菜帮子做手臂,一个“大杂烩”雪人就做好了。我曾无数次幻想着我的雪孩子,像故事书里说的那样,陪我玩耍、歌唱。我的童年就在一个又一个雪孩子的陪伴中慢慢度过。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去了北方另一所小城读书。在那里,我像小时候一样期盼着下雪,期盼着在雪地里肆意地奔跑。那场雪,我等了很久很久。终于下雪了,我像小时候一样,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但看到的只是零星的雪花,飘飘摇摇地落下,未及地面,便化作一摊水。那场初雪,留给路人的是一片泥泞,留给我的却是彻底地失望。在这之后的四年里,我更是没能看到一场雪,一场如烟台般大气磅礴的雪、实实在在的雪。

幸运的是,我又回到了烟台,它的雪依旧如初,纵情潇洒,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空中落下,恰如柳絮随风飘舞,更似天仙狂醉,把白云揉碎在天际。树枝上、地面上堆积着厚厚的一层,即使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也要抓起一把,触一触这从天而降的精灵。烟台的雪啊,就是这样的迷人。一群又一群的孩子跑出来了,用一个个雪球,谱写着冬天的乐章。不知道出自谁手的雪人儿,向着每一个路过的行人问好。

或许没有人会记住那片从空中飞下来的雪花的模样,但一片又一片的雪花,穿越了时间的记忆,飘向了温暖与希望。

诗歌港

果农(外一首)

冯宝新

春天
七仙女手一散
栖霞绽放了
果园一片红一片白
一朵朵苹果花将春举过头顶
把走向秋天的路途点亮
以沁人的芳香,沿着绿色的脉络
一路延伸
于是,十月长出了丰硕的故事
一片片一棵棵果树上
挂满了存折
那是七仙女的心思
是给董郎的定情物
苹果垒起的新房
甜透了美丽仙女的心
一家家奏出“天仙配”的新曲

果剪

一场大雪漂白了冬月的乡村
太阳在冬雪后升值
等待了一年的果剪
已打磨得锃亮
憋足一冬的栖霞果农已在摩拳擦掌
农事季节是多么重要
乡亲们知道
抓住了果剪
就抓住了这个季节的美好时光
于是果剪夹住了乡村的暮色
乡亲们弓着背
一只羸弱的鸟儿在果枝间翻飞
剪去了多余
化作了春泥
留下了丰硕
变成了希冀
每根枝条都抢着告诉他
留下我给你很多存折
还你一个火红的年份
一个热热闹闹的家

回家

赖玉华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
总有些人
拨动你内心的波澜
眉眼弯弯,望着
回家的方向

日历,翻开新的一页
又长了一个年轮
庆幸
在赶往回家的路上

目光在窗口漫游
路口有脚步蹒跚
风吹乱的心事
举起文字,寻找

趁着假日
搭乘
开往新年的专列
与双亲对坐,窗外
阳光明媚